



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

婿李轂

校

顧涇陽選郎

不佞累辱先生以道義見知兩年以來不通片
紙者避世嫌也今先生且脂車出國門敢致書
穉登効其惓惓焉不肖竊觀天下之亂莫大於
人心之不和不和始於相睽而成於相激激不

已而門戶而戈矛朋起角立若有真是非真邪
正者而其端十之九皆誤也蓋近年以來官府
堂陛之交隔而百誤漸生大小臣工之不相能
也閣部之不相通也不知自何日始也意其初
不過薄物細故禮文體統之齟齬亦或一人一
事小有異同而已也而不幸與事變會又不幸
而與聖怒會天下有一種居竒獻新之徒聵耳
莠口遂飾無以爲有張小以爲大翕訛其言語
描寫其笑貌以爲真而君子皆矚焉有外心於

是遠者高蹈近者前却諷者囁嚅戇者詭罵而
當事之意不能無少望曰我何負於彼而棄我
至是也而庸知彼之望我殆有甚焉者也於是
其相與踈踈則居竒獻新之徒又各以譎張煽
惑者同耳而異入而心始大疑疑則謂人皆腹
刃也皆竊鈇也舉凡責難求備於我道聽塗說
於外者視爲借口訟詞索瘢之隱計而不知其
未必至此也彼愛之人我亦愛之覈其根源如
蕉子卸葉不盡不止是固可以不辨雖然人情

不大相遠也未有事不自心不平而不辨者也
求白而反不自求平而反不平則勢不得不爭
既爭矣此正則彼必邪此直則彼必曲以各誤
之見持不服之心而挾樂成其誤之黨求勝不
求是而爭不得不成蓋其間非無虛衷好善欲
以口舌爲調人者而常苦於壁堅而不得進列
成而不可解以求盟爲護以免胄爲耻則有徘
徊太息退守其誤而止耳此近年以來不和之
大較也家君之至于是也此風舊矣無何遂有

趙之謫劉之閔一則偶有望而可疑之事一則
先有望而見疑之心而其後實則皆洞然無疑
以去去之後眉睫肘臆之變幻又不知凡幾安
知悞不復化爲真而要之終不可謂之不誤也
幸遇先生掌銓事冲虛而高遠貞固而圓融不
惟徼其肺腑與家君久通而且敷歷其腎腸以
告於百執事家君輒舉以告小子而輒自喜也
曰秦交其爲之兆乎今家君在告踰月而先生
遽以譴去自此隔者愈隔爭者愈爭天下事尚

可爲耶雖然及今尚可謂之誤也惟天下真豪傑爲國家慮深遠故不卽誤以爲真而且卽真以爲誤以待君子則如周公於召公以待小人則如郭子儀於魚朝恩彼豈以畏途而容之以爲天下事誠不可以激也激則不白不平之極何所不至其究必下挾其同以爲公上挾其獨以爲勢所謂誤者將真而國家之禍不知所終矣家君受事兩年幸不得罪於公論且且暮隨先生去他何暇恤哉而恤吾兩人已去之後其

爲世道憂者方大也不肖之抱隱慮久矣不知已者無所告庸衆人又不可告則先告於知己之君子而願請正焉外拙句五章詞多比興以申其嗾嗾之意云爾

顧冲庵總督

東事賴老叔一力擔當真社稷之衛樞筦之間又絕無異同將相調和事當可成今家君垂成而不能待以去非本心也雖然此事利害已共之矣分不得爾我去住不容不三思今紛紛爭

封貢有以體統者有以兵計者有謂倭必不退者有謂其俟兵撤卽來者又有謂當與戰者有謂當勒之歸而再易表者皆浮而無據了不足論吾曹從旁睥睨但其中貢事之不可保者有五中朝之必不信者有三而其必不可行者亦有三耳無論倭必非真畏我真求我款與不款欄柄必不在我卽真畏矣真求矣真能制其命矣而狡夷非孝子順孫又非有七縱七擒之震疊何以保其能十年不叛昔班定遠之於西域

諸國我成祖之於阿魯台豈不有德可懷有威可畏而轉眼卽叛况其下焉者乎蓋倭中亦一人一心一日一變其酋長不能必之部落而我能必之於倭乎不可保一縱曰夷性有常矣果盡如吾約束矣而贈送將迎之間主客參差之勢豈容久無釁端譬如井飲者之相掙也市之囂囂與候館之嘖嘖也此非爭地也而衆與利所聚其勢必至於爭此不可保二昔虜款之初成也王襄毅實以身始終之我所持惟一心

綱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四 五
客所仰惟一主故耳目心志不捨攘雜亂而事
可成今許貢者在此與之貢者在彼一理之一
捐之少年代老成終事而老成必反代少年受
殃矣其不可保三俺酋之與關酋強相等也然
俺酋伎不過擄掠則貢事乃擄掠對症之藥也
志實在那吉則封號乃那吉稱心之事也若關
酋明乎非爲擄掠來矣明乎非有所甚愛矣以
力疲而退退養其力而復來將必不免而欲以
一丸泥東封釜山得乎其不可保四議者曰倭

通於中國將覘我虛實也將有奸民出而狎之
引而內之也獨不曰彼國有大唐街乎國初原
通海禁乎雖然居燕之吳人引燕至吳終不若
居吳引燕之爲易也沿海之鹽徒私販私鹽終
不若公販私鹽之便也隄而防之猶恐其決苟
放而決之寧有極乎其必不可保五貢人貢船
貢期貢地著有明例而今日之貢與國初之貢
實則不同昔我御彼今我畏彼昔乘開創餘威
法明令行之日而今當承平積弊備弛紐絕之

時有如倭以貢來能逐船搜檢多一人卽斬以
狗乎或以非時非地來能逆而拒之乎卽今日
能之而能必之後日乎卽我能之而能必之他
人乎江南數百里內能無處處防年年防乎民
不怨火而怨使之救火咎將誰執焉其不可保
六夫是六難保者制府旣保之矣吾曹真冥冥
決事耳而至於人之必不信必不行之勢則局
旁觀者甚清朝議初言必盡勒倭盡歸而後許
封繼言許之而後歸矣初言許封則倭必退今

言不許貢則封亦無益矣彼百求百行此一步
一縮當事者不能保前日之言不變而能使事
外之人保今日之言之不變乎此必不信一初
之請止於封以未聞沈惟敬之言也繼之請及
於貢以卽聞沈惟敬之言也受降受款軍中大
事今別無一腹心之間而專取於惟敬之片言
彼議者曰使沈惟敬而復有後言將亦從之乎
其詞近直無以應也必不信二倭之不欲無名
以退師也行長之不敢空手而見關酋也固也

然釜山對馬島之間相去幾何豈不暫退而待
命乎待而不至來亦未遲乃我肯退尋丈而彼
不肯退尺寸以是爲慕義爲向化卽三尺童子
知其不然其必不信三古稱違衆獨斷惟趙充
國裴度然實以兩帝爲之主謀經營卜度而後
敢任又其所任者皆上風之事也今許貢之說
通國以爲不可 皇上又漫聽於無權之執政
屢憎之樞臣縱明旨昭然亦必不勝衆口卽如
近者小西飛明許入關而守吏閉關以請終依

違而不能奪其效可睹矣其必不行一往年之
款虜也異同者直中朝之浮議耳至於邊方之
民與其地之官皆久苦虜患而徼倖暫脫於湯
火故以爲便者什三不便者什一今兩浙方安
固如金甌誰肯出身嘗大害者必將至頸寧逃
而不免無寧不逃而免此人情也其撫按必且
以危言恐喝其縉紳必且以浮辭嚇張甚或反
聞而敗之飾小爭爲大爭以嫁禍於人而自脫
其必不行二禮曹諸君喜其名之高言之中而

樂吾事之壞此議果行是必有結旅而拒者是
必有封印而辭者卽奉旨矣又必有故爲遲迴
其期迂難其路抑損其禮以亂厥成者不成則
曰我固言之矣而因以爲許成者之罪其必不
行三至於必不信必不行勢不得不悔悔而復
更徒多此一番議論而於國何益矣故計之不
可不早也愚嘗歎今任事之難非難其人也亦
非任任事之難也譬之治屋楣樞梁柱必互相
撐持而後能任若一長一短一堅一脆則必并

其長者堅者而俱廢奈之何以豫章之材而輕
棄爲溝中之斷也故忠臣爲國苟真有一了百
了之計則死生以之如其暫了而終不了則又
當量已量物無從并救人之理今日東事愚意
莫若因人言而遂以委之第云封貢並許某所
信爲無事者也而今舉朝非之某亦豈能強行
則某有成言矣惟撤兵以守邊左耳若必欲不
棄朝鮮非司寇策不可司寇策非司寇用不可
請以某之任任之如此甚善愚觀司寇議雖互

異然經緯井然非鹵莽滅裂如往年西督府比
一旦身見其難自不免退就吾之議而今之公
案可完蓋援異已者相助與同者之相助力不
啻倍也不肖又伏而思之老叔明於事而熟於
計使有他繆巧可羈縻豈樂言封貢者一封而
可以完事豈好爲是更端者得非倭強我弱有
頃刻不能支者乎果爾宜且備揭其情狀以聞
之於朝毋徒虛張門面聲勇實怯翻使人獻疑
也又得非以前人之誤盡不可彌縫乎而前人

則又謂一封之外別無枝節矣是亦宜以實情
實事明白言之毋徒以含糊爲忠厚補苴塞漏
翻爲人擔禍也此東事之最要着也以頃所聞
卽遼左一片空地殊未易守增兵請餉急修備
禦寧可再遲如人已犯消渴病豈可以家無積
困忍饑而待後日乎又遼陽積弊不徒在於東
征之騷費狡虜之蹂躪蓋惟去世將而易客將
將皆傳舍其官而兵皆傳舍其將李氏盡寵一
方之利遙執其權而禍不與焉議者反以是爲

裁李氏而保遼陽也不亦僨乎爲今之計宜亟
還提督總兵使之自爲戰守庶尚有經營完整
之日此雖小拂衆論而要於事理甚明非若貢
市之不可保也書生之言知復無當但念此等
雖國事而亦我兩家之事故率其固陋冒昧言
之不知亦有可采與否

周二魯尚寶

衡至此月餘矣跼伏遠郊不敢入謁長者比聞
家祖母病信殊迫踉蹌而歸竟不及深談歎甚

歎甚衡之在家也每見先生與家君書以肺肝
示我以藥石生我所不杜門墮戶以奉先生之
教而復結束爲茲游者蓋亦有說凡謂衡不宜
就試者非曰避嫌乎避嫌宜在前日不宜在今
日縱謂以宰相子不就試將援祖宗例耶將援
近代例耶將計其必得而避之耶抑自疑其不
宜得而避之耶無垢自洗無風自波勢固不能
夫旣試矣得謫矣而後始逡巡以退彼有心有
口者且將曰是其初掛於物議而不得不爾也

又將曰是其爲身急而爲子不得不緩也是非
避嫌乃避口耳衡之無愧非獨信心若以科場
不足憑則硃墨卷見在若以墨卷不足憑則覆
試卷見在若以黃座師不足信則盛座師鄉座
師見在若以三座師不足信則同考官監臨覆
試官及高郎中見在上不愧屋漏之天與衆多
之指示而畏此悠悠訾訾之口則衡所必不甘
也不然如衡縱不得甲乙第烏衣高屐亦足了
此一生豈須此然後活者滿腔積懣久欲伸於

知已之前今匆匆引歸恐先生不察其意故悉
布腹心以告所謂惟先生可與聞此言亦不可
不聞此言也家君之被眷知極矣卽粉身碎骨
當無所辭但以家君自度以不肖身度家君內
不可者一外不可者九所謂內不可者家祖母
躡坐一冬命危如綫具在家君諸疏中知先生
必爲分痛無俟衡言矣其外不可者則家君所
不暇計卽他人又不及知請縷言之蓋有三難
焉如屬者排闥紛紜雷霆猝下荃宰懸而不屬

主器虛而若搖時事尚可爲乎而家君乃儼然見召以苦爲甘勢既不能害生於恩悔且何及難一古之大臣進則行道退則行志近年以來卽伊傳生此時不能進又不能退無乃觸藩耶難二自往時當事者首鼠調停漫無別白以致激天下君子慷慨之氣而亦潛授策士以縱橫之權昔之是非可分而不分今之是非分而不可分不分之則何以爲國分之則曹起而訟矣

難三然尤難在外也家君又有六病正與時尚相反今之居熱地者詬責叢集一切有注錯勢必存形迹以自解虛議論以俟人而家君信口言信心應胷中了無宿物而人已拾爲訟端矣一病也爲相先收人心收人心不免市恩亦不免避怨今家君薦人救人誓不使人聞人不聞而疑我夫何怪乃其疑我也復盛氣而爭之愈爭愈晦愈晦愈爭而怨從此積矣如兩年以來薦於上而久得請者鄒吏部三進士也其終不

得請者姜給事孫主政諸君也其薦之閣部而
久始得聽者趙吏部艾中丞黃少卿羅吏部羅
給諫也其薦之上與下不卽行而托之後人者
沈中丞高儀部饒比部也其薦之終不得不甘
受人怨而劇受怨者管僉憲也其救之而得者
馬侍御顧吏部也其救之而不得者李中丞饒
比部也凡此類人盡不知欲以收人心得乎此
二病也徐文貞奏成手中人至死不悟而家君
一事受屈遽有變色迨事過卽悔甚且厚施焉

常自云我生平輕開罵人口不起害人心然心
不可以示人而口則足以構瓌此三病也今之
論人者皆耳耳相授甚有疑已白勘已虛而尚
因仍不止者故辨不容不亟而家君果於信已
又果於信天下之信已如李公瑄言杖饒公伸
之事決不肯置一辭無幾何而舉朝囂然以誤
爲真矣此四病也一人失勢世每交手而擠之
一人被指世每貸口而詈之如是者名利倓兼
焉而家君顧偏於失勢之人存一分忠厚於衆

好衆惡之中加一分體察衆怒如水火其可犯乎此五病也智者逐世如園射名如鷲如人所薦而是不攘之巴巴所樹而非何不委之人而家君尼分惡之小仁失爭先之捷徑過歸已善歸人此六病也大臣有所關說度其不必行似當姑暴之以脫已罪而苦心苦語什一在外什三在內人求多於我則唯然而應耳此七病也以七病際三難縱脫然無內顧憂亦當審已量物善守挈瓶之智而况以萬萬不可強出之

老親復挽袂以相泣耶惟先生知之憐之則幸相與全之今疏將三上也而勢似不能卽得允兩相公又身處嫌地尚欲待我季孟間愚謂三四疏以後必得臺諫中以疏請曰皇上方孝事兩宮何忍以三公而奪王某一目之養姑使得終事親而後圖報亦未晚如此皇上當有所感動兩相公亦得有所據以上請此乃家君母子得完之日也先生獨無意乎夫排難解紛真豪傑事是攝是贊真師友事環視諸同志

中非先生莫與任此幸熟籌而一引手焉情切
語長不覺媿媿死罪死罪

張可菴給諫

數日中兩投刺長者而不得見愀怩而歸爾時
君子好遯未便應白駒之招則不肖捧席執經
當自有待正不爭旦夕也家君竟蒙恩放庶幾
考槃而復爲病魔所苦蓋天之忌盈如此今幸
而稍勝杖履方擬與田夫野老頌橘嘯松修潞
公故事昔司馬公方在茂節而諸公特借以領

袖老成門下倘有意乎

李修吾巡撫

關河一見比於景星慶雲次且北轅晚出早歸
不獲再奉光儀則惟病母之故事親無狀竟爾
中道棄哺哀殘毀瘁不屬爲人自分於台臺生
死絕矣弘慈隱篤奠唁遠臨華袞瓊茅枯齒生
色先慈而有知也尚當啣結地下况不肖雙淚
未斷何能不感而泣哉惟是家君白髮守閭誠
不敢以墨面見而荼蓼同苦憂不自支卽寤寐

續山先生集 卷之三十四
大事尚爾嘯喘在口則不孝情事可知矣厚奠
出自尊者本無反命而恐反損先親冥福敬奉
家君之命以辭且別賜甚腆喪人無私以此敬
羞魚菽伏惟矜贖幸甚

翁見鵬知州

不孝中心介介惟晨昏之憂則已數年於茲客
冬勉奉慈命灑淚渡江則已恨多此一出矣俄
而先妣病信至場中瞶眩幾死狼狽奔歸所得
侍湯藥者纔四閱月耳嗟乎尚忍言哉不孝今

日如失哺乳下兒直無所倚爲命雖析骨析肉
猶難爲報速貧速朽尚恨其餘百無以生爲矣
惟是老父白髮守閭摧傷已甚使有術可以破
涕卽損情抑禮無辭爲之而醒難解醒痛自知
痛朝朝荼蓼面面鐵圍不孝抑尚可苟活否也
承門下奠唁遠辱被枯齧以華袞嗟聖室以丹
青惟有叩心几筵呼天搶地蓋茫然不知所置
謝矣盛賻槩不敢當謹附返

馬肖乾憲副

憶前歲門下所以撫念窮子者輒感而泣下竊冀稍附臨清守張溟池之便一展謝私而不意遂遭大故又不意臨清守亦化為異物也臨清本奇士今聞其歸骨之時萬戶巷哭果然不負所學門下倘旁采輿頌使之得沾俎豆此亦激揚風紀之一盛舉也伏惟高明留意偶念忘友灑筆及此萬罪萬罪

沈泰垣督學

弟自遭苦神志隕墜血氣萎枯菊苦無期蒲凋

可慮正未知何日得副尊望也承諭商公高明極亦願見而先親窀穸之事正于先一月告成又賤疾淹時度未有款門之日姑辭諸從者稍能自力當更與結青鞋之緣耳

于穀峯宗伯

不孝適從遠道歸忽拜長箋及辱奠先妣之命隨卽為羨苧沸醴哭告於先慈几筵而後敢鳴吾私竊惟先慈生平行應圖史澤及里閭以當明公大人之酌可以無慙而不孝罪逆豎子明

公卽以世誼哀之亦何至在明月而弔鰥鳏也
不孝今日析骨析肉寸報無從速朽速貧萬緣
已斷俯仰天地生趣盡矣忽不意蒙過情之譽
重以折行之交甚至欲收馬溱於藥籠寵蛙鳴
以鼓吹誠慙誠感不知所持竊惟不孝至愚極
陋上不足以副著作之椽下不足以汗窮愁之
簡志隨髮短憂與歲長卽將來未死之身亦不
過爲守閭之雞犬守墓之松楸無復望見長者
日矣惟是手抱瓊篇心追口誦山川靈氣杖履

風流恍惚俱來第恐明公漱石雖甘需雲未雨
縱極力描畫林泉唐突冠冕乃愈以見廉將軍
之善飯識謝安石之同憂欲久鳴琴丘中豈易
得也哀疚中本不欲他及不勝感衷遂爾媿媿
伏惟台慈亮存

陳抱冲孝廉

第不粘筆墨六年於茲非但意興懶散不能作
愁冗迫逼不暇作而俗趨世好日化日新八識
田中初未貯得實有所不解作也何君奇士文

如雲興飈散名世不難弟生平不好爲人師而况爲是人之師乎必欲問道於瞽弟亦惟有一肚不合時宜見所見而去耳

程山人

乍從許太初所得詠佳篇懽然而驚以爲非今之人也乃知代固不乏異材苦爲游士之軼縱橫天下有志者寧處囊中不欲與之見短長耳茲復承郵書見寄并示扇頭諸作的的與少陵青蓮分其笑貌丈執此可以不朽矣弟才不及

中人而雅不滿於今之詩爲今人旣不欲爲古人又不能遂兩置之今愁冗日增意趣日減且如是老矣弟欲以一時評目強自附於侯巴而未知丈之許我否也

趙太室大尹

不佞於舉子業猶醯雞然若著作經濟之林則覆蔀而已承惠教雄文雖阻舌賡亦欣目飽明臺鳴琴運甓之理半得之言語文字之中千載而後壁真言先生間伯仲未可定也容卒業後

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更抒頌詞先此謝教

緱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

婿吳鳴琪校

沈泰垣督學

弟自附驥以來十五年間浮沉驚憂疾苦中齒
舌都弊皮膚僅存此番裹禿筆赴公車糠粃再
前真出意外望外弟因悟世間得失毀譽倚伏
若環向惟叨冒小過以致紛紛今見償又過之

維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天意人情不知何以處我托在肉骨自當爲我分懼而獎借滿紙殊非所望於知己也當今文體怪謬釐正紛紛百無一効愚謂其根不在文體而在邪說其權不在主司而在督學今海內文運莫盛八閩時下且有巨子爲之倡而適值老年文以青天白日之胷襟秉司文鐸此真千古一時弟所惓惓屬望非直九方之相馬匠石之取材而已伏惟傑然建立以迴倒瀾將粗糲腐儒亦有榮籍焉

趙寧宇撫臺

昨者簡授全楚事重程嚴不肖不敢以濁酒素筭載迎道左僅一瞻馬首而已竊惟明公此行楚民如脫湯火而見父母鎮囂篤隱在台臺一拊念間了不足難所難者腹心之嗔喜難測嬰紳之毀譽難調蓋昔如郭汾陽李鄴侯之平亂在堂簾之外而明公之平亂乃在不內不外之間上下異指勢不能水火鎗而左右袒此不其較難乎哉今外議洶洶直欲明公梟獍兪以謝

百姓而不知其正未易也頃敝郡又以亂告矣
楚亂猶是意內亂至吾蘇宇內便將無一片乾
淨地台臺睠然東顧言念舊棠幸分拯楚之緒
以策蒼生幸甚外家君有書函奉寄附使馳上
幸檢入不備

曹嗣山撫臺

郡中螳動賴台臺箠使而定家君郵書來道之
詳矣其縉紳間所手額頌服者字字陽春字字
藥石實其言非獨三吳之慶也大抵今日奸民

少亂民多本亂也而托於公憤有謂宜且蓄藏
斤斧勿聲其辜俟沸羨已定蘊火已寒而徐申
朝廷之法是一說也又有謂用事之人畢竟新
不如故少不如老宜且容與其心以待其自悔
無使激而生他端又一說也此二說者既已盡
在臺下含吐操縱間夫復何言所甚憂者民已
髓竭亂且膚剝矣而徵科之命日新今諸州縣
又以缺金花停俸使賢有司必與窮民仇窮民
必與亂民比其禍何可勝道台臺一身既以爲

保障又以爲繭絲調停水火鑄中使之兩無敗
此非大豪傑不能末學所難贊一詞者也頃方
以思親之苦鬱鬱成疾丐歸事已有巴鼻陽月
初可溲娑舊棠下矣某向以子弟之禮旅見於
庭非素門平進者比雖蒙台慈折節萬不敢承
先此謝命之辱

吳對渠中翰

往者家君以一日之臭味得交於尊父老先生
不敏亦獲於趨庭之次快觀偉人爾時門下妙

齡高科聲華籍甚音塵相望而不一見私心嚮
往如在雲霄焉蓋又五年而不敏始登第則輩
行且邈絕矣來箋何詞之盛何禮之恭也不敏
讀唐下駟雖參前茅然而蓬心已白竹汗不青
已矣今而後直乞此草木之年永奉桑榆之日
芸亭蓬室直以爲蘧廬一宿而去之耳如門下
春秋旣富毛羽更豐叩囊底智應天下何事不
辦豈胥以千秋鐘彝金石而易曲江一日之春
哉聞尊駕非久當來不敏且丐沐子舍恐無緣

復望絢履先此裁書布復統幸炤原

范長倩學道

弟冷廢憂虞僅存皮骨曲江花事久不夢見乃
頃者糠粃再前豈屈伸反覆之理卽尺蠖亦可
化爲龍蛇耶亦大不可解矣種種人間世浮榮
浮譽過眼如花到口成蠟都不足道所沾沾者
或籍是得以綵衣丐沐使平臺綠野間几杖不
倩人魚鳥不避客則已厚幸其他非所敢聞命
矣

公孚來孝廉

孝與嘗謂我仲子將攻伯兄也僕竊謂蒙陰一
拳石何便有兩孝與已見足下之玉貌則灑然
異之今又見足下之裏矣蒙山雖培塿亦何必
減眉山哉有才如此而反噬乾肉得味於不敏
復何可解不敏才如盆盎水不能蒸雲變虹自
顧獨於帖括之業若有微長心所自喻口不能
言人謂我渙忍爲陳紅僕聽然受其有以耳睫
相尊妄譽不敏爲雕龍繡虎者僕不受也足下

所以獎借僕者百不敢當乃所云眼前覓光景
從口頭說聖賢此兩語者子非魚何以知魚之
樂乎然不敏亦有大苦才不能副識每咯咯喉
吻間而止而世之多才者又或雕空鏤影少中
規矩今足下既有才可使而又不爲才所使其
所就豈僕所能百一乎哉兄如孝與足下無賤
家雞貴野鶩第以足下方孝與淹博蘊籍顧誠
不知何如乃枝柯扶踈神華酣適孝與似難爲
兄也左券在彼困躓牢騷之况卽不敏能爲足
下輕之矣十月朔正與孝與作學子面孔握筆
拈鈍如寒蟲繡壁不能成行豈江令筆花暗中
爲有力者奪去耶孝與老手紛披似尚賴春草
入夢耳附上一笑

樊棠軒大尹

王言不宿昨道貴邦同事者已先待於青浦遂
忍心掠城而南不意執事之追覘之也敦命誠
不敢辭抑明臺愛人之廉無乃不如自愛乎計
往者別時屈指東歸僅與崑山片石語耳何意

于旄之尚淹我土也明臺茹蘖愈甘飲水愈旨
無論不敏卽三尺童子能使人不歌謠不俎豆
否聞之當事頗歎向來兩推位不稱德安知天
不故留明公仍潁川賜璽爲後來者勸耶不然
何其久也至後數日當執簡謁鈴下茲不一一

洪澗陽戶部

屬者震器既定大構安矣不敏父子以身爲燕
雀業已幸甚若及以此分功則何敢人豈不自
知三朝袍笏再世絲綸何德何福可以消此若

更勗之以旂常之業則有穴地而汗走矣謹謝

邵慕衡把總

某初叨第時書生之性不解世趨意有所蓄如
含物欲吐往往操公論之券契責當路已漸窺
時局殊不其然蓋各衙門皆是而司馬氏爲甚
門下試觀數年以來遠征功次大鎮薦書記賞
記陞者曾有一二踐諾否耶而門下第執面皮
之語以爲息壤在彼亦信古之過矣職方兄每
見輒云爲主者所持種種不能如意似非飾詞

當此謗議橫生之時彼方避嫌如膩誰敢橫開
一口門下姑養望積資以待天定可也承言及
不敢不以質對

賀道星文選

初辱翁丈惓惓借譽似謂以布衣之舊收之而
徐窺尊旨不難以肺肝見委又有出於敘舊之
外者弟果何長而可以致長者知也感激感激
昨匆遽束裝遂不能西別所有未盡之語惟是
漱父母太倉丁守與崑山樊尹兩公的的邵南

陽之撫循范萊蕪之廉惠久棲枳棘已自變常
若此番覃恩開俸而復無超等之擢何以勸後
弟輩之為惓惓者非獨為兩公也恃愛草草附
啓并以為懇

俞州判

比者公費日窘交際日增即如諸父母之於鄉
士夫自公賀外本無宴贈之例公臺雅意好士
間一行之豈不甚厚祇恐此後遂以為例諸臺
迭為賓主迎來送往憧憧無窮身在宇下壺簞

之獻闕如而數以授餐之愛勤我邦君此心蓋甚有不安者謹此循分控辭非但僕輩求免素餐之譏亦欲仰承諸父母懸魚之美也伏惟鑒亮幸甚

焦漪園翰撰

不肖居常謂人以國家二百年制科得台下而始重不偶如此何忍遂以一網窮之不敢謂直道之尚行人心之尚未死也么麼小子乃獲以旣鍛之羽差池後塵名先實後一之爲甚以此

知慙亦以此知懼雖然懼其不能爲先生耳第使能彷彿萬一雖丘壑甘之矣今幸而徼命歸省已分於晨昏蔭下省誓藏拙益此半生無足爲知己道獨喜凍雷忽蘇萬象萌始異日者訪舊學而左右焉則甘盤呂父尚未艾也無論蒼生卽愚父子桑榆日月知托命之所矣時下東山蹙卧繙述必多尚當三薰三沐虔請緒言以發蒙蔽

耿叔臺操臺

時事亟矣世人皆咨風訟雨而台臺獨責歸於
反身捧誦三言一言一歎愚謂道法治法皆有
綱紀若不知綱紀爲何物而令欲爲所不能如
逆風上船直苦澁耳卽一旦能爲其所欲爲篙
舵縱橫於駭浪窮波之中憂未必不什百此也
伏承以令先兄恭簡公誌文見委家君恭簡公
人品政事家君則常提耳而訓不肖矣其蜚文
譎史顛倒黑白者則常戟指而罵之矣乃其妙
悟懸解渺然堂奧之間則槩乎未聞其風也古
人如明道之誌出於伊川子瞻之誌成於穎濱
彼時豈無大手筆人而兄弟間自爲知己其不
肯妄自菲薄如此台臺自爲三思其可耳

于穀峯宗伯

客歲假道貴里伏謁鈴下遂獲親光儀奉談讌
玄言如屑不覺引膝至前伏惟老先生所處如
立雲亭之顛俯眺日月而猶然賓徂狹弟鳧繹
則盛德之至自游大人以來未之覩也退自奮
發亦頗願尺寸豎立以副先達之知踐孺子之

約而今已矣戀戀乳下不能再踏春明門矣自
茲以後但使綵衣無恙課魚責鳥便足了一生
所爲嗷嗷未滿志者惟是先慈棄養已五閱春
秋逝者骨朽生者肉單非但釜鐘禴糴化爲冷
風卽馬鬣牛眠等歸蔓草計必海內名公鉅人
挾馬班之文樹夔龍之望且爲琬琰且爲著蔡
者寵貺數言而後可以不朽則無踰於老先生
已用是忍死修狀乞華袞於執事固不忍文亦
不忍溢恐以封黃漫木而受斤墨無地也惟台

下矜憐辜人賜之一傳地下地上啣結無量某
無任哀祈之至

耿叔臺操臺

每奉手翰諄篤委至使人肺肝自露恭簡公誌
文家君旣不獲命龜勉執筆管窺槌撞不足以
發揚道德亦復何言中朝一夫裂眦遂使官府
之際疑城愈堅真可痛哭愚涉世未深頓覺忠
恕一貫曾氏並非誑語有宋大儒以爲借言似
猶未學忠恕在台臺以爲何如若不靳指南敢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五 十一
以草木之年請事斯語

鄒瀘水座師

衡伏子舍逾年始遣一介起居台下可謂甚淺鮮而我師批札愈溫投惠愈腆使弟子分窮於不敢辭而情誦於無可報其且奈何乃台論尚自以爲偃蹇者則不敏且跪而請前負矣伏賴台庇乞養小疏旦暮且覆允業已辭親求仕豈敢得仕而棄之正以曩歲別離滋味至於食爲噎夢爲魔今髮已華矣不能強自禁持以忍而

出若教中所云亨屯傾否者今其人方在屯否中悠悠蒼生望有所屬若某輩不過飛鳧旅鴈何足爲重輕出處諒可自由矣別來十餘年止辦磨敲門磚未及門以內事顧胷中頗有私疑焉則老師所云乞靈假唾摘取一二字以立門戶者是矣千啖萬徑總從作始孔子已曰述而不作而今反人人自謂作者將求加於孔子耶故不敏竊謂古人三去去言爲後若在今則言無可言能排橫議卽是去言如吾師所云欲於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
未畫之前稍加思議更希微玄妙非淺識可窺而愚又疑墮地之時已在畫後若思議可着便非畫前與如周易亦止云立人之道陰與陽未曾道畫前一語殆是濂溪堯夫諸大儒別有所得而假借言之非孔氏初旨也今畢竟言詮之外何所着力使畫與未畫打成一片望道茫然幸吾師假津筏焉又所恨者身居劇地躍冶實難勢不免於紛擾中求清靜肥濃中覓淡泊而精神枯憊疾病叢生從吾所好種種未獲言念

西林草木覓覓亦飛我命不猶付之一慨而已
老師儘可追蹤向平一暢湮鬱倘有意與二三
勝引涉江而東不敏請激大海之潮奉迎從者
一日千古端在此時而非所敢必也伏惟台亮
幸甚

劉雲嶠祭酒

往承老先生忘分俯級雲霄邈然不圖幸步後
塵瞻邈伊邇乃返爲使翰所先百愆萬負總在
台下陶冶之內矣比雖久闊聞問及知老先生

晨昏之外於出世經世事業無不灑然今時亟
矣老先生尚欲乍進乍退虛蒼生之望寒兒女
子之疑乎愚竊謂出處二道本無低昂稍涉成
心總屬俗諦某頻歲日在愁涕中間一開卷總
是茫然無有會心古人三年通一經今欲以萬
陰中寸陰窮易不已踈乎易固不易解若必求
字字句句可解恐千載終隔一塵老先生何以
教之

商等軒同年

長安塵滾滾同籍兄弟多有不覲一箇者而弟
獨與丈比肩而立聯驪而游則幸中之至幸也
後段分張誠出不意然以弟覲於石渠之賓經
年簪筆實不過一帶俸書史吾丈縮百里符合
吐膏雨人望之爲神君而可言墮落乎如弟一
染指而遽吐舍鷓鸞之伍而老農圃之是師是
乃真墮落耳然此無實之名尚爾消受不起頻
年災病狎至萬緒茫然丈羨我冥鴻之逸正不
知我爰居之憂也

蔡中山同年

弟以臘月廿二日抵舍以諸丈贈言張之堂前
跪捧一觴真不減百步鼓吹也自此以往晨昏
膝前萬事粗畢獨惜此一腔熱心盡付之木石
鹿豕諸丈備行弘文不可數觀父子兄弟之間
終未免得一失一以此小缺陷耳 冊立大慶
既與普天同喜不圖意外又蒙特恩 存問鴻
鴈稻梁轉覺消受不起吾丈何以教之齋疏人
便草此布謝

溫封翁太老師

不肖門墻下走藥籠棄餘迄未奉几杖之光且
并闕瑱環之問忽蒙寵命授衣授餐此皆卑所
以獻於尊少所以獻長而倒施至此墮越如何
惟有愧墨拜嘉踟躕思報而已衡今夢慚書蠹
跡類壤蟲已長辭北海之風敢虛擁玉堂之月
仰煩問道彌益悚慚別諭直布鄙忱統惟鑒在

崇明縣尹

筐篚玄黃賁相望於海上辭曰優老揆之於分

尚不敢當况不敏一介散吏壺箠之不先而偃
然分邦大夫之俸恐訾食者之不肥體也雖得
罪於將命所不敢辭更望此後以跡外見寬無
令愚父子有爰居之懼耳伏惟原亮

陳抱冲國錄

別來五年弟已請長休而吾丈遽耽冷局回視
少年鷄窓拈筆時真成一夢也南中江山雄勝
亦吏亦隱無所不佳獨弟碌碌塵土報輸烏鳥
跡類馬牛隱不成隱以此深自愧耳比來有生

蘭信不深所欲聞弟比遭摧剝甚苦止存一蚩
蚩未角之犢耳劇愁至心輒舉陶柴桑語以自
解然亦未易破除也如何如何

耿叔臺操臺

昨敝親自南中歸風聞台臺有分帷之痛尚在
疑信間今且信矣偕老碩人雖莊叟不能爲達
然年至逾六眷屬滿前誰能保金甌之一無缺
者當且視爲變中之常稍以自寬可也大疏以
苦語蕪危詞計亦無復之矣但比來求去紛紛

得請者僅百之一舍一覬百卽此似涉僥倖心
從僥倖得煩惱擾擾徒自苦耳江南民風軍政
儘費振刷猶勝今中書堂中噎噎不得吐者練
事亦可以遣情台臺倘有意乎教中三君子亦
望以此道相切劘北風雨雪之詩似亦未免太
早也時事時通時塞時躁時靜誠如台言但我
朝 孝肅二廟號爲盛時而亦有甚不如人意
者只比時決壅潰疽較易而今化成一頑痺不
仁之局鍼石難爲施耳衆庶爲政良可深慨使

人心見以爲妖孽則妖孽止矣而士大夫間強半
以爲快心爽口之事推波助瀾則且奈之何哉

王豐輿方伯

側耳明譽二十餘年老先生殆老氏所謂猶龍
人也搏弄猾夷於股掌之上不啻嬰兒而又不
廢騷吟談塵蓋間世異才駢植於金友玉昆之
間可謂竒矣丙戌獲通籍世講則已幸甚昨歲
又辱收令弟老師門墻得以世父事臺下則猶
幸之幸塵鞅碌碌未及果負笈之願而翰貺儼

然辱之所以寵借過當且排詞儷句尤非以子
弟見畜之禮使人又感又驚不敏今跼伏子舍
已爲菰蘆中人矣私心戀戀欲以農圃爲箕裘
菽水爲鍾鼎而波臣之命泛泛不能自必赤城
霞氣遙起屬之卽桑榆久照蕭艾並榮所依籍
至厚不必又重之以頌禱矣適擬留令弟老師
作平原十日飲接詞奉報而家君病疴甚篤老
師行色甚遽醫藥擾擾遂不能以俳語奉酬矢
報不虔統惟台亮

任心葵同年

愚父子里居以鑿坏爲常於當道諸公少所通
訊况千里而遙自應闊踈弟謝朝籍久矣惟是
二三兄弟往來於懷鄭子瞻鬚髯陟健袁孝里
秀骨采采俱非久爲人下者丈左提右挈以爲
雲霄之游真不佞弟所掀眉而待也相見幸爲
致意

陳嵎陽太常

書生褊心每見野史縱橫狐嘯鬼嘯生平棘心

第一事而上不能窺著作之壇下不能汗窮愁之簡志長髮短空有此心乃者先生獨欲創出鴻裁訂其紕謬一代詞人克棟似不過以浮膏俗艷供千古覆瓿未聞有念及此者此乃真不朽矣兩朝錄家無全抄從瑯琊借得一半想尚足供數月披玩也冉冉節至傷心燈火不見者已數年華障忽頽且匣而藏之異日或與剡溪佳客共煖冷腸今尚未忍自娛也

江纘石公子

憶客歲名賢駢辱恨不舉平原故事相與講學論藝忽使兩丈輒歸也僕自揣於章句之業紅腐久矣乃猥承老馬之師而僭自附於他山之石真可謂不類乃兩丈猶咨咨念之賢者之不耻下人豈有既乎辱諭結舍菰蘆且欲再尋舊雅頗念敝地枯泉稿石誠不足以發枚叔之雄辨倘以晨昏小間折六橋之烟觀八月之潮而問道於下執事兩丈其聽然而許我否

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

婿黃翼聖

校

吳藩幕

伏承箋貺遠臨專枉稱賀蕙帳山人乃為風塵
解願非誼在彈冠不至是也今中書君已老上
不望銘太常之彝下不能汗承明之簡第遂欲
私此四肢之敏長侍嚴親於平臺綠野間不知

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二

造化肯佚我以太平不所苦東海一杯已落吾
掌三洞二九亦欲與五湖長共之門下其能割
半席以相容乎則舉世間嚼蠟功名覆瓿書卷
皆可置之齒牙外矣

曾棠芾大尹

伏惟鳳曆春新鴻仁雨施首投珍於遺老業已
過情復授粲於故人更慙踰例頓藉花封之暖
盡回黍谷之寒雖草木不謝榮於春風而鼯鼠
且厭飽於河海腆顏以拜汗背奈何統容端謝

不盡

曾退如同年

弟幸就小差以歸晨昏膝下得在兄先塵鞅雜
還蓋不啻長安馬上者兄安巢阿閣而忽慕籠
外白鷗頗覺無謂御書不卽下或爲吾兄遠來
以春風相送不可謂非幸也

湯質齋同年

大本定矣計諸丈榮補之命必不出浹旬間而
至今尚爾弄印殊不知其說然我輩筆成塚紙

成蠹何者不淹日月非必長安米能困人也今
經此百忍異日者亦往牛解弦發鴈落天下無
難事矣丈可以此語置左右當緩歌否

樊棠軒弟

昨承委令先兄誌文寂寂數行心長腕短方負
冥愧蓋棺之論至於令先兄亦可以定矣而尚
有尼之者是何肺腸也以一毀當百讚所謂唾
不至天還從已墮此不足以灑仁人之涕發義
士之憤乎直望兩難弟早奮大業爲逝者作護
法神耳董思老夙尚風義令先兄才品卓卓是
所親覩不佞何嘗以語爲先容足下第靜以聽
之渠定有格外標舉必不墮彼雲霧也

耿叔臺操臺

昨豎子妄言辱尊教獎借益深捫舌之媿不敏
所爲慨然及此者非敢言一貫之易真是見忠
恕之難耳自二十年以來朝宁叅差議論驕駁
何者不坐此病今當此同舟遇風之時而病發
彌劇則吾不知其所終矣方伯公亦復波及可

歎台臺試觀近事幾見有不立一高名竒節而
免於物議者乎使天下人置舟楫不問而惟風
波之是求風波何自得平此不忠不恕之粗者
然于債事有餘矣

鄒瀘水座師

感知酬德之念慙焉攻中念老師向所脫驟解
幕泣之益車下者何心比日一聞吉語所謂頓
足起舞不啻身當之者又何心今轅未債而先
迴絡已解而自縛使人盡某也卽南金竹箭纍

纍貢玉堂與太倉紅腐又奚別乎倘執經之士
不廢蓼莪有道之門不稱官闕則某之不負我
師其在此舉矣伏惟老師暫卷經綸低回膝下
承歡持後之道知且表儀一方某雖不敏亦未
肯以五陵裘馬消損白日惟是爲子言子在鄉
言鄉亦望先生長者以其緒餘振之若夫亨屯
傾否之道是則我師異日之憂不敏惟有束身
翹足以待耳江風渺然結涕如雨

公周庭同年

十年以前弟與兄離而合合而復離此番則離者其常矣亦復何能無慨然然弟之困憊原不作春明之夢其猶與兄同籍同館奉清誨飫高論者則猶假之歲月之緣而不可盡謂之不遇也每一念及以此自寬耳世之相者舉肥久矣使唐諸大家與時賢其逐柳州眉山或稍甲乙廬陵臨川彼直學究視之耳此中不必深求必深求或無意者轉爲有意而變態生焉秩宗師傳聞病狀甚可畏病䟽屢陳豈是眼前世味尚有芥蒂但恐中朝以故事見留必難得請到不如委身聽之免得五內擾擾耳弟甫爲學子而精神枯憊已似老師塵鞅碌碌於讀書養身兩無所着未知稅駕之所而猶勤人未已真所謂蝙蝠不自見也一笑

申玄渚兵部

客冬曾致數行於記室不審入覽否愚父子情事大抵如蓼蟲處蓼無復回甘之時當事者亦可以見亮矣而小䟽未覆不審何解戚總鎮竟

絳山先生集 卷之三十六 五
挂人言矣大抵宦途無天介胄爲甚戚君與文
墨爭長得謫固宜然其才終可當一面也偶便
及之

馮栗庵主政

竊惟尋常師友間傳經授鉢感恩則有之至如
令兄先師之知愚父子非意氣非文字卽鍾期
子牙未知孰多也千古難窮之念別無可以自
酬止此隴頭一片石而家君老不任役某又鈍
不能役掀天揭地之光采僅收拾之寂寥數語

中使人悲而欲泣媿而欲汗長以此負我師矣
乃門下遂謂此朽毫禿穎足爲墮淚之碑齒謝
勤倦又介以兩世兄之幣萬萬非愚父子所敢
承也家君比者忽忽殊無聊賴不敏支持晨昏
力憊神枯卽頃者於先師不能效生芻之奠於
門下不能盡班荆之語種種坐此門下疼痛一
體當有所以鍼頑砭愚定不津津俗艷爲矣初
聞先師謚議未定意故事歲終類奏今聞主議
者果有異同且以先師調停朝紳共濟國事爲

續山先生集 卷之三十六
持兩端者然則必立幟分門日尋闕閱始爲君子耶士大夫議論如此心術如此當爲世道發大慨非但塵點日月而已身旣長隱不能申眉一言凡在門墻豈甘灰沒吾翁能以內舉不避之義爲二三子首唱否望之

于穀峰宗伯

伏承使翰重以華袞之章爲老親稱壽片言九鼎一字七襄此爲子孫者所爲重躋及門乞殘膏餘瀋而不得者也而今一旦坐而致之亦何

福可消此何德可酬此哉但家君比日所遭殊無好懷一切頌禱之詞如爰居之鐘鼓塞耳不聞兩年於茲矣今幸得先生長者滌以鈞天之妙音發以枚叔之雄辨當遂爲渙然意解霍然體輕子墨引年正當不減昌陽耳不肖烏鳥私悰實不能解晨昏之戀前歲差竣之時已有小疏告覆况今膝前落落豈忍復言絕裾仰負深知寤寐爲耿謹此草布不宣

樊棠軒弟

續山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昨奉談晤已復卒業所爲令兄狀文而私心嚮
往之羨見真令君且深幸樊令君有此難弟也
恨比時窘於他客不及爲高士下榻負媿無已
猶咨咨枉謝何耶令兄明府懿德美行不勝記
撮其大都如千丈明光錦剪作襜褕窘束無生
氣且不能滿鄙心豈能滿弟兄百姓之心耶以
此長負明府矣承諭欲爲明府請謚請祠僕不
諳朝典第見今世無法外事官不登三命非死
忠死事者不謚不祠卽龔黃卓魯復生亦不過

祀鄉賢名宦而已今令兄明府旣官有特祠鄉
有私謚豈不足爲重耶兄幸與識者更商之

馬肖乾憲副

太老師名世大業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辭而家
君以燭武之年任載筆之役瞻天測海毛髮未
償台下何譽之過也不敏丐養局面雖幸粗完
然烏烏啍啍其所以自保者末矣時世苟詘卽
王孝孫車上且有滄海橫流之憂藿食者能獨
甘乎哉三復德音愾然有感

李桃王親家

昨得丈高捷報踴忭無已既得尊卷讀魁碩精
悍如百鍊刀如萬石弩無堅不摧無遠不洞此
番逐逐鴈行似殊未滿衆望須來春攫取龍頭
一伸往誦耳弟一病三時初擬力疾趨賀聞尊
駕遄發而止過此便須待丈錦衣持節一望清
光也

李念劬王政

弟賴台庇丐養事粗畢所差勝者中書堂催課
吏不到門惡風劇波不入耳如此而已老丈乃
以此見祝乎惟是區區兒女家常尚犯鬼神之
忌往年登籍之子四今僅其一年來賤體又善
病蘭茁無期蒲荒可慮懣罪穰災吾輩當自有
法老丈何以教之適又爲回祿所驚扶倦作答
臨楮悵然

王霽宇總督

拜箋已竟而使者復有後命捧讀增慙第考古
人自作自書如李北海趙吳興輩皆滿意之墨

鄉中書之毛穎相得而成章耳其不然者如村
師課章句纂甫脫手而已魘魘然惡之拂塵掃
葉惟恐其復至前矣尚能快顏揮灑作盤礴之
客耶乃台臺孝思無已卽蟲書鳥跡必欲廣收
俯拾則鄙拙亦無所辭命矣家君年至目昏間
一作擘窠大書細書則不復能成行惟不肖比
亦善病入夏來痰熱交作執筆如杵欲稍消息
賤體勉爾供役俟秋涼尤山人奉詣鈴下定不
負此諾也

瞿洞觀運長

家君與少宰年伯直心慙口間有义牙究竟冥
冥之中百無所負卽意氣諸公有指而見詈者
亦必掩耳過之決不引絕不相關之事爲已詎
厲况大作原不相及耶止以少宰公求去之時
調停苦情見察者少此處須有道者一爲點破
然亦非今日所急也草草附復不盡

許繩齋太守

緬惟明德正如調饑忽奉教言增其愧結某無

似於世間往來贈送之禮百所不解惟是好德
感恩一念掇皮皆真乃五年宇下忽忽不得申
而所自展者止此乃煩明公齒及耶時事異矣
使必盡厭衿紳之腹盡滿輿臺之口而後可以
無咎卽墨大夫知且灑然去之猶幸而道路有
天鼎鑄有耳終望衮衣再東爲我輩襜褕耳江
流如便幸嗣好音

俞瞻白太尹

盥讀來章琳瑯滿紙強半溢言使不敏口呿而

不能答則且奈此瓊瑤何也不敏未實而華未
老而倦此宇宙之蠹餘而尚可稱於閭閻之林
乎頃者乞養得請老瓦盆邊日月滋覺有味擬
遂於賓履之間父子相携歸向嬾殘門頭稍懣
悔半年以來所得浮榮浮譽而臺下復津津念
此嚼後之蠟祭畢之芻徒令人覓夢不安寤寐
自語耳知已實難卽當樞謝不盡

楊魯源同年

都門造次滾滾馬頭塵不能令踈者親而能令

親者踈同籍兄弟至有不識一面者獨幸附老年丈梓未獲奉步趨穆穆化弦恢恢大器竊於罄咳間一窺見之乃者素書赤鯉飛渡錢塘重以瓊投增其感結弟生平所志原不越馬少游今通籍甫耳而遽不勝乳下之戀竄迹菰蘆真聖世之逋臣傳家之惰子未滿而溢鬼神厭之矣而老丈尚津津艷稱之乎居今之時莫邪爲鈍差得自展者惟郡縣之長耳老丈含吐膏雨披揚仁風卽腐毫螭下功行有百不相若者况

弟以已盡之才汗窮愁之簡其不足以與於三立可知也屬有家冗不能作俳語奉酬草草謝命伏惟慈亮

又

長安接晤時稍測吾丈底裏才如霜劔心湛冰壺知百里不足以辱丈然亦知吾丈不難百里也弟福過災生歸後遂失三子日圍圍老親膝下無懽可承朝心不開暮髮盡白譬如蓮萼甚華而葯甚苦丈無以貌見羨也家君衰病辱以

憲老之禮不勝感悚已有專啟報謝諸不盡

張業師

楚樹江天通訊不易乃老師歲一遺書重以華
詞玄論花粲雲起計老師春秋已高鼓毛穎之
餘勇猶能含古鑠今攀秦提宋難老之美卽此
可占若不肖則髮未化而先枯腕未脫而已倦
矣常念居老師之地從前所經苑枯得失之場
毀譽悲愉之境皆宜付之蕉鹿夢中而來諭似
尚介介不忘躍躍欲闢五嶽方寸坐此尚掛一

點微塵縱今日元愷齊登喬松並壽而唾壺終
缺鼓缶不歡不敏尚爲老師惜之不敏通籍未
幾遽自竄於蒲蛤之濱相知者亦有爲咄咄彈
指如老師所云者然鄙衷則已照破久矣家中
久不置仕籍不知淮上劉參軍爲何人鄙野可
笑然吾師覩此情景亦不必以世味中語強暖
冷腸也會送一親友赴任倚筆作答十不盡一
惟幸原亮

答友人

伏承示令郎佳篇翩翩奕奕真所謂駒齒龍文
臺下微詘於彼而取償於此天所報長者不薄
矣靜而需之冲霄躡景自在足下正不以旦暮
爲遲速生平語澁口重不善居間矧督學以憲
職提衡非郡縣之比苟非甚不自愛者誰肯顯
通關節亦誰敢以關節通之使衡不察而以故
人爲托則董丈且唾而見絕不敏實不能具此
淡面也古今之事不同前朝開薦辟之門其途
自廣今日糊名就試本是骰子選着不得一意
蘇長公云非分干求於定分無分毫之益而道
德有丘山之損有才如令子何患不早發少年
初進第當養其器識使之進禮退義羽儀日新
乃更在文章科第之上耳台臺以爲何如

蹇理庵總督

四千里之外歲承爲家君陳詞戒箠幾于禮過
而泰情過而溢非但甚感甚愧且矍然避席而
起矣家君劬勞之念老而若新偃僂之戒晚而
彌篤每當斯日蚩然遜虛其不能拜長者之觴

有以也不敏依依膝前不過以襍襖爲舞衣葵
藿爲鼎食烏鳥一枝苟以自安而已敢煩以雲
霄聲價爲之噓借乎悚仄悚仄

耿叔臺操江

適承札示始知台臺情事亦自有真不堪者小
臣之進與大臣之退稱兩難者已數年於茲矣
苟非坐索長安米添註政事堂者隨所任劇易
要亦可以公義奪私怨况我翁臺之以數千里
爲堂奧儘廢經營者乎比者中朝復來聚訟當

事者其苦自知非野人所能妄測要之此中乃
水火交爭之場智勇兼困之地亦從來久矣台
諭四君子者信是濟時之舟楫但尚未經天下
第一惡灘不知所自信謂何耳邇來流言飛文
譁於里中民心日生盜賊多有養疽固難决疽
亦自不易此皆在翁臺籠駕調伏中隱人所恃
以無恐者獨此而已伏惟留意

孫月峰尚書

不敏嘗竊歎福真有量器真有極自念此塊材

續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散木無因而枉匠石之顧乃一顧而人損來再顧而天刑至名之不可妄徼如此今以老先生千古人物一字華袞而顧擊節盱衡于乳下之子此豈所以爲某福乎不敢當時事孔艱蒼生之望指所首屈者爲誰老先生直辦一力擔荷更無跋而望之他人矣

鄧虛舟大尹

數歲宇下菅蒯之質得沐陽春今飄飄仙駕已入雲中視壤蟲萬里隔矣不虞箋寵之復見存也屈指徵書又復徂暑徘徊香署旁局愈清旦夕當事山公之啟傅公之笏山中人已揚眉視之不知以何者爲第一籌也不肖丐養之志爲老親分勞破愁而已比來犬馬善病乃反以顰眉之事貽之老親嚔沫江湖尚爾頰尾况敢作釜中之游乎明臺愛我幸無過望

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

婿黃翼聖校

莊赤雉同年

昨者敕廬款對不能晷刻粗陳壘壘薄選絲竹
了不能自異于悠悠者以此媿知己矣屈指吾
丈履任忽復經時南中山川之雄秀禮樂之都
美大足以發枚叔之辨窮班張之辭于蕩皆滌

胸不啻已足何物二豎能病君子乎弟今所處
已是乳下小兒竈下老婢局面實不能爲老親
分忙破愁直是倍忙伴愁耳常自笑生平好游
游之勝地最稱白下次吾郡及陽羨武陵諸山
搃角游白下時遂因佔俾不能記今老而歸來
東南半壁諸山不惟日窘不暇記亦苦才窘不
能記所謂知者僅是中年落莫所歷燕薊諸山
一斑耳其實彼之上駟不能當此下駟而弟偏
與彼有翰墨緣豈弟之枯皴拙繪與黃沙白草

差足相副耶山靈之嗤我久矣吾夾宵貯五湖
筆搔十嶽登高作賦幸無讓人弟雖倦游猶能
卧而讀之昨有數行附家叔奉訊江魚如便幸
嗣德音

吳山人

長兒之變千愁萬痛非可言旣所最苦者家君
無片地着落爾異惟有方外有道之士沃以遐
觀超舉之談可稍解萬一然家君荼蓼已深纏
縛甚固愚謂此念不解卽修年之彭未必賢于

殤子門下如有治心之法先爲破除煩惱卽是無上菩提非必三轉九還而後爲上道也芝馭若有日東下當掃榻以待

耿叔臺操江

亡兒自南中歸日侍祖父之側詫長者之遇居無何忽病病未踰月遽死至今猶如在夢寐也細察此兒生平真一處子得病之由與受譴之故纖毫無之直是不肖業崇釁積中陰陽之罰而移禍其子耳不肖初有四子浹年來已失其

二皆嫖秀可念承歡爲重猶能以強笑遣之今柰無歡可承何家君自獨處以來實倚此兒爲命晨昏食息未嘗少離平日情深若此此番則不深不得旬月以來聞風聲而悲見人影而懼居家不可則逃之深山又不可則權牽小艇沿菰蘆上下以苟旦夕情景如此雖黃面老子復生亦無術爲之破涕矣重辱台慈軫念齒及復拜生芻之寵謹此附使控辭惟有哽塞

沈定菴僉憲

歸後何日不在愁冗中今復遭奇慘不敢自比
于人苦海千丈弟拍浮其間不知尚有活理否
心腑結轡兩膝如攣正追趨家君於枯蓬斷葦
中苟度旦夕不敢望剡溪之棹也方寸如沸占
謝草草

馬肖乾憲副

伏承專使遠存爲亡兒枉唁重以哀夢固知長
者之分痛也惟愚父子叨冒已極亦何敢有過
望如來箋所云第喜此兒循循孝謹庶幾有萬

石家風卽哺糜茹菽雅勝鐘釜而今已矣復何
言哉若天道有知不當令此兒殤死直是愚父
子讐積福過而移禍及之憫痛之餘惟有叩心
捨地私懺罪業耳猶幸乞身子舍長得充老親
弄兒但眉頭不伸鬚鬢已白求所以破涕爲笑
者而不可得也如何令先翁太師墓文家君亦
以愁緒如縈久負前諾然終不免磨厲朽鈍以
報二天第無作者之法柰何草草奉復臨昏感
愴

馬肖菴尚寶

伏承爲亡兒枉唁至以哀詞纍纍待以禮殤豎子得此可不朽矣此兒雖頭角未成聲譽未起而頗爲鄉黨所稱父子所守硜硜鄙人之緒私欲挈而付之此子而今已矣世界缺陷日辰孤虛愚父子亦何敢以再實之木求多于造化乃逝者何罪且家君自失此兒朝不朝夕不夕東門之達亦第爲身遣耳若瞻前顧後載愁萬斛如不肖者亦不知所以自處矣令先翁太老師墓文亦以此久稽來命蓋憂虞之未聞而又未敢倩筆他人故也茲草率請教惟兩翁自以尊見裁之

胡瑞芝巡撫

臺下愛我尚似曲江舊夢津津爲故人彈冠不知器忌已盈木忌再實坐此分量稍過遂中陰陽之罰天刑疊至生趣漸窮今不敏行徑直與家君闖闖相守共保歲寒如是而已絲綸事業竟已付之浮雲冷風惟欣附世籍快觀臺下高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一 五
揭日月之旂直逼星辰之履爲菰蘆子生色耳
別具纖菲伏惟亮存

上父書

竊觀古今以來未有人而無所寄其情者惟太
上忘情爲能泯絕無寄然無寄之寄亦寄也惟
父親自歸田以來毫無所寄竊謂今日非另換
一副肺腸另開一篇局面易憂以樂不可而樂
又非人之所能進也進以樂而不能受則愈悲
悲則不可復進矣其道非自尋樂不可自尋樂

者於無味中求味於無情中求情而已古人之
樂多端有好靜坐者有好園林者有好聲伎者
有好讀書著述者裁以老人之所宜靜坐宜鍊
心不宜鍊氣宜偶行不宜竟日蓋鍊心則穩而
有益偶行則逸而不勞如晁文元之宴坐有時
自謂真樂者可法也園林則宜專不宜雜宜任
人不宜自任蓋專則精神聚任人則功罪明如
張功甫之分地藝植無日不賞花者可法也聲
伎則宜密坐不宜開筵宜短奏不宜竟日如韓

持國之手執紅牙卧而節曲自謂忘暑者可法也至於讀書則宜從容不宜疾讀宜節次不宜斷章蓋從容則緩而有味節次則引而愈長著述宜筆記不宜抽思宜警世不宜應世蓋筆記則近約而不繁警世則實而有用此則宋元歸田諸老無人無之風流議論掩映來襪絕非如今人五車四部一字不堪存者也此數者皆情之所甚便勢之所易辦或擇其性之所近則有順治之方或矯其性之所偏則有克己之法惟

加之意而已蓋老人自治之法與少年不同大抵熟處要生生處要熟真處要認假假處要認真人不可一日無朋友在老人尤不可無蓋人至于老骨肉自然零落朋友者所以濟骨肉之窮也種種諸樂各自有友饑飧飽臥非友不節更長日永非友不消今初畏生客重客漸而并密客畏之嘻亦甚矣度所畏者人事耳天下豈有人而能離人亦豈有人而能離事者夫人者天地之生氣也亦天地之吉祥氣也故屋得人

則不腐器得人則不壞山林修道之士尚欲求
近市塵况在市塵者哉且人亦非甚難處也彼
非真能挽我與有不可徇之求也一切悠悠之
徒到門而已未必求見也有所慕而來者以得
見爲幸耳非必求留款與答拜也必不可已則
見可已則謝誰敢強也願陪則陪不願陪則弟
子陪誰敢責也年位至此自當別立一格昔范
忠文致仕無貴賤槩以野服相見槩不報謝而
史冊以爲美談今日見一人則一日不樂一

處見一人則一處不安視之如毒猛不可嚮邇
也亦過矣年來閱世漸久覺得相人之法與相
文同大都不論品格高卑氣韻雅俗惟得春夏
氣者多吉得秋冬氣者多凶今吾父子潔淨收
藏已是秋氣若更妝點出淒風苦雨迷霧嚴霜
之景純是一團蕭煞發生長養之氣何自而來
甚且畏客不已而畏夢夢是心之影消子畏影
古所傳以爲笑者也今骨肉無多不可不着忙
不可不珍重若只視天下遂無一物可喜無一

事可做無一處可住無一人可交則生趣窮矣
就使從此疾病不干至百歲千歲而閱世已久
其憂愈長可惜父親以蓋世之聰明高世之名
壽謝人所不能謝之官絕人所不能絕之慾而
究其受用歸宿雖世人忙勾當村快活皆不如
也來日儘長回頭未晚不若就此十二時中使
身心處處有着落飲食起居調停得不饑不飽
不忙不閑使日有日事夜有夜事卽此是真靜
功真道學只苦不加意耳男棄官歸舍少年三

不朽之癡念俱付東流只有承歡養志一事而
今悶悶無歡可承無志可養對泣不可強笑不
情相守無益相離不忍種種鬱結麗於胸臆間
不酸卽痛過此以往男亦自謀之不暇矣伏幸
豁然悟脫亟思所以延和氣娛永日者至望至
望

耿叔臺操江

微傳台臺閉閣經旬謂他有托耳不虞其果困
採薪也不敏丐養得請微念粗畢此亦會乘鳧

續山先生集 卷之三十一
去來于自爲謀易耳若台臺而思稅駕豈不虛
費此九迴腸耶楚宗事家君正爾榮懷辱示極
感同憂之誼落落群不逞原如搏沙而朝野紛
然不知人心何以不耐亂而復養亂思亂好言
亂此滋不可解矣外寧內憂迂儒之言漸覺親
切台臺旦暮當局幹旋次第亦可略聞否劉先
生霖雨之望衆所共許今又與翁臺左提右挈
旃幪之托匪獨故識也觀翁臺津津相告直有
喜而不寐之意上臣用心至此爲之悚然海濱
寡陋聞省有私史號肅皇某者意所願見可爲
一覓否恃愛附瀆不次

陸欽所憲副

城下一別忽復許時弟初歸碌碌無幾何而大
愁狎至苦海中日月悶悶昏昏初不知翁丈之
官何地任何日也弟浹歲而失三子涼德罪積
固無說之辭乃以丈之神明斐相而亦同此傷
心之痛蒼蒼者亦何可料稔知荼苦敢相勸以
東門之達第念吾丈游宦四方雖小小躡挫然

綰山先生集 卷之三十一
輪蹄竿牘亦可以少遣煩愁若愚父子褻泣相對濡頭百丈愛河中無有出理吾丈何以爲弟解也老親數憂福過得寵若驚今一旦摧割至此此豈言賀之時方寸如沸不盡欲言

黃荆山縣尹

憶在京邸見老伯所居蓬門土銜充然有自得之色竊知老伯必辦爲吏人患不真耳真則乳虎可狎何有馴雉也某比所遭奇酷蓋浹歲而失三兒愚父子生趣適盡百不自聊老伯何時

治成錦旋得奉濁酒車前一訴愁痛言及泫然楊撫公詩亦未能於懊惱中草草成句拙筆塗鴉塞責而已并惟台諒

鄒瀘水座師

往奉承東來之約神動色飛然太師母春秋高倚閭之望想當介介以不肖之不能往而知吾師之未必能來也茲承手諭知福門慶祉駢集甚慰甚慰不敏福過災生前者失兩幼兒尚可理譬遣曩歲所失則頭角已見之長子也老

師以堂上見慰謂得損于此而收益于彼可謂善寬然老親倚長孫爲命自遭變以後朝不朝夕不夕卽不敏如東門吳亦不能自爲達矣老師何以處我伏覩手教處江湖而憂廟廊卽不敏鑿坏已深何能無滄海橫流之感但治蠱之策幹父蠱易幹母蠱難今日宮府隔絕嘖笑不通調燮殊未易言大抵此時此勢自開闢創有之局面所恃者國家亦有開闢未有之福運耳至于士大夫學問彷彿顛晉人清談徃時名教

陵夷喪亂已極直如饑渴之思飲食而今日太平已甚如醉且飽者又欲惡食而逃之吾曹第當留此真穀種以待後人之咀嚼在今則不可以口舌爭也伏讀復古紀事使人憬然悟爽然失人有此識見未必兼有此議論又有此才情勝登堂說法者何啻百倍此足以警世垂訓矣衡向所云筆札之役蓋影響間記老師以太師母節行托爲闡揚而今不得其詳矣不知何以効愚鄙幸終教之

朱平涵祭酒

犬馬病日進正父子喁喁相顧間忽有此非常之命太山壓骨大懼隕越奈何家君比年雖幸少病顧獨善忘朝不及夕夕不及朝以此棲遲園畝喜其漸復于嬰兒若使之坐政事堂押五道黃昏文書老先生以爲可不可也老皮骨不敢惜閒風月不敢愛獨念此最重地奈何不及先朝史臣輪直之制今必借朽蠹以任棟梁深爲此座惜耳

李太瀛紀善

病中忽承溫諭如飲甘露自恨學道不早狼狽至此蒲柳之姿未知尚耐歲寒與否豈更言雲中鷄犬之事哉來教云云得未有儻湏臾無死仰承談麈之餘請以異日家君於世外夙抱微尚而苦爲塵鞅所羈俟殘局一收卽爲白頭弟子亦所不辭門下幸傾筐以授我

卜戩甫文學

昨辱枉過適疾病之未間不獲篝燈布席仰飲

清論至今恨之細讀尊作真瑩然水壺最上一
乘也今世文青白參媿宮商雜進而巳曾有此
文耶然究竟是此輩文占便宜天下惟典確之
文不能藏拙瑩潔之文不能藏疵兄文可謂瑩
潔矣第使神來機湊表裏通明火候遂全熟矣
非必更于鼎外覓丹也承愛輒効其愚幸恕唐
突

蔣孝廉

得教大慙弟今胷中柴棘八斗許何得有烟霞

入癖若少年時行脚帳豈堪與吾丈白門詩作
奴耶所諭謹如命致之以此爲夜光之櫝幾于
贅矣

李九我宗伯

不敏于先生雖僅覲面然居常于先生一步一
趨莫不愧之師之盖今世所號爲巨人君子不
過麟儀鳳彩而已先生固時之麟鳳也而乃鑿
鑿如五穀可以濟饑藥石可以伐病此豈徒今
之巨人君子而已乎比揆路尚虛帝心簡在郎

續山先生集 卷之三十一
見童嬾女皆思君實而大疏若有所嗛然欲避者何也世變日新陵谷有時易位惟是泰山喬岳巋然中流儻亦爲蚍蜉所撼動其如此蒼生何矣貴部事聞經大手整頓已盡清如洗平如截矣而私心尚有微介介者今之舞文亂法者尚掛吏議而舞經亂道者居然據皋比爲學子師直以私史充庭醜正亂真以至于此凡近年不脛而售者半是物也幸爲稍留意焉

潘見所主政

生平意念灰盡惟此不平之氣未消昨見南中疏爲竊嘆者久之物議之消無影而射者多矣今日凡詈人者必勝受詈者必負何論虛實吾言所欲言而已家從誤蒙採擇人門卑寒實難攀仰聞吉期有二願從其後蓋貧家無論裝遣卽小營針縷便須許時知老吏照其辛苦不見罪耳

沈湛源知州

家君以年以力以時以勢萬萬無可出者來諭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七
云強出二三年審勢布局畢而後圖歸似尚未
設身處地當今之時進既難言退亦未易爲哀
鳳尚可爲籓羊則不可復悔矣

張業師

屢辱翰教蓋不敏之語衰氣竭而尊師如鋸木
出屑汲井得泉津津汨汨而未有止也卽此見
神檢有餘南山不足爲祝矣一行歸隱雖迹顛
冥鴻實同牛馬四支不敏未老而倦冬來一病
經時今尚不堪典客差喜老親粗健反爲子弟

代勞然不敏之近况可知矣令郎兄考作比更
道上自此拔茅而前爲尊師振未竟之緒豈徒
故人生色已哉德羨德羨

蔣養庵塩臺

不敏草木一蠹消受春風不過比 勅命臨門
亦以病甚不能肅迎堦戶塞竇者五月於茲矣
老親代兒典客勞于夏畦台下猶津津艷其盛
乎捧教惟有悚懼耿年伯榮封上壽不敏托在
世誼宜亦以間修彤史之職而無柰犬馬之不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七
云強出二三年審勢布局畢而後圖歸似尚未
設身處地當今之時進旣難言退亦未易爲哀
鳳尚可爲藩羊則不可復悔矣

張業師

屢辱翰教蓋不敏之語衰氣竭而尊師如鋸木
出屑汲井得泉津津汨汨而未有止也卽此見
神檢有餘南山不足爲祝矣一行歸隱雖迹類
冥鴻實同牛馬四支不敏未老而倦冬來一病
經時今尚不堪典客差喜老親粗健反爲子弟

代勞然不敏之近况可知矣令郎兄考作比更
道上自此拔茅而前爲尊師振未竟之緒豈徒
故人生色已哉健羨健羨

蔣養庵塩臺

不敏草木一蠹消受春風不過比 勅命臨門
亦以病甚不能肅迎堦戶塞竇者五月於茲矣
老親代兒典客勞于夏畦台下猶津津艷其盛
乎捧教惟有悚懼耿年伯榮封上壽不敏托在
世誼宜亦以間修彤史之職而無柰犬馬之不

任役何也丹青無容乃反乞靈于造化可謂顛
倒亦未知枯木朽株何以爲報耳賤銜謹如命
呈覽

耿籃陽縣尹

病中間兄臺駐車江干垂念病弟欲手拊之而
病甚至足不能行一步口不能出一語忍心前
拒抱耿而已支離數日病狀愈深生機如髮未
知尚得仰沐雨露否然家君之命無論疲馬不
能離棧豆朽木不可任棟梁卽膝前狔獮亦豈
能以棄核吐之兄臺無以過望爲矣會刻碑文
一一領訖口占謝命不盡覩縷

陳嵎陽太常

自尊府被事以來何日不在心其初駭雷劇雨
惟不肖亦怦怦焉俄而公論漸出無論親仇之
口皆爲翁家訟寃則大兄雖在桁楊中不肖亦
渙然心解矣目今當事誰無耳目誰無人心直是
爲體面異同所錮縛莫可柰何此正君子明夷
讀易之時着不得一分煩惱也不肖愁病淹纏

至今不出戶庭而常虞顛躓人生何常亦未必
福堂之果爲福堂也

王聚洲給諫

問鄉兄至接得手教病中如沃甘露跼足子舍
來教所云擠排之故毫不知之弟嘗與周庭兄
言今詞林白首悠悠如學宮攬貢揔其建立實
不如一州縣吏劉忠宣奮袂而出端亦有見卽
使見擠擠者未必非愛也教中所慨世變不如
意事八九從古已然而聖德容言較前此似有

勝者天下事尚可爲惟老丈積誠以孚而已弟
一病經年尚無起色正父子喁喁間乃忽有此
非常之舉犬馬命不足惜乃家君實衰實病則
有萬萬鞭策不前者天聽至高閣套未改必得
知己從傍解結庶上可以全國恩下可以救殘
喘弟頻月不近筆研專爲此一事搏頽以祈于
諸丈統幸憐察口占不盡

顧涇陽光祿

馳企日積自顧塵土面目不堪廁絃歌之堂踳

踣而止比疾病纏歷疑于大賢聲咳絕矣不圖
教命遠辱命童子倚案讀之爲之慨然居平謂
忠恕二字難體貼斯何時也翁乃以伊周相業
爲家君勸駕卽此似亦體貼未盡處使出而如
姚崇十事應荅如響則爲姚崇亦足矣如其不
然求復其十四年前伴食面孔尚不可得何論
伊周耶精神力量長短自知其次則知父者莫
若子某一身之外惟知爲老親營菟裘課魚鳥
而已此外非所敢聞命矣當今時事雖大紛然

較量亦有勝前代者惟學術濫放不可復理初
猶不肖者自占便宜耳今遂欲掀番孔孟棋局
以妖髡代之此何可長比時言伊言周總是盡
餅於此下一砥柱乃真勲業要其道亦惟大聰
明人守村學究蒙說如是而已蓋道本無不明
談道者自晦之開門戶則自不免多生徒多生
徒則自不免立異說卽南宋大儒吾未敢以爲
不落窠臼也先生爲斯文宗主幸少加意病劇
占復惟亮之

王岵雲學憲

當夏抄時執筆如杵猶堪自力今又作兩截人
矣一切生趣起居眠食無所不廢止皮骨存耳
至痛至苦恨不并皮骨而委之吾丈復何望乎
平生于吾丈相與之契自謂不同世情此番風
雨多恐延捱不過歲寒之托虛抱此心丈無訝
其言之不類也楚材甚富得丈爲之陶鑄大佳
適拜尊集歎息久之丈奔走藩服以其間修千
古之業整暇乃爾弟無一字覆瓿而動已稱病

精神如此能望長久乎伏枕占對不盡依依

鄒瀘水座師

今日之病似尚在表裏之間非但不可攻療獨
苦主人隔垣群醫滿座勢不免用不寒不熱非
補非瀉之藥以獻酬群心循斯道也雖和扁亦
應與衆同功老師無過望爲矣

維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一



